



不负如来不负卿

# 甄嬛传 甄嬛传 甄嬛传

小春◎著

大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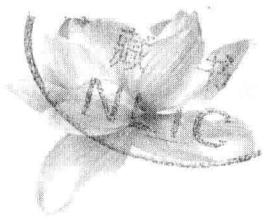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负如来不负卿

# 蓝莲花

小春·著

大结局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负如来不负卿. 蓝莲花: 大结局 / 小春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39-3515-3

I. ①不…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129号

责任编辑 陈 坚 颜颖颖  
特约监制 孟 祎 舒 以  
特约编辑 王 晶

**不负如来不负卿·蓝莲花：大结局**

小春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980mm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515-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第三部 重返萨迦

---

111	101	091	081	071	061	051	041	031	022	012	003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终于有孕	假扮他人	情定羊湖	贡嘎桑布与卓玛	心之所属	第三场婚礼	政治联姻	曲弥法会	辽远的故乡	夏鲁万户	雪域圣城	漫漫归途

## 第四部 再回中原

---

200	191	181	171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二章
隐居生活	久远的秘密	再得人身	重返中都

---

159	149	139	129	120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章	第四十九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七章
唯一世子	遗腹子的诞生	白兰伤逝	萨迦惊变	兄弟永别

## 第五部 最后遗命

---

281	279	269	259	249	240	231
主要参考书目	最终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章	第五十九章	第五十八章
	不负如来不负卿	各人结局	绝嗣	白莲逝去	恶果得报	回到故乡

---

220	210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六章
再回萨迦	真金来访

第三部

重返萨迦







漫漫归途  
第三十五章

学者即使遇到欺骗，  
也不会上当受蒙蔽；  
蚂蚁虽然没有眼睛，  
却比有眼虫走得快。

——《萨迦格言》

公元1264年——阴木鼠年（甲子）——南宋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  
八思巴30岁 恰那26岁

在华北平原行走两月后，经兰州至西宁。这两个现今的西北省会大城，彼时是西陲各族集散交会的重镇。形形色色服饰各异的少数民族族人穿行于狭窄的街道，各种语言混杂，交流颇为不便。八思巴与恰那虽精通蒙藏汉语，奈何还有羌语、畏兀儿语以及各地不同方言，甚至同一语系却口音各异，鸡同鸭讲的情形时常发生。

语言交流让八思巴颇为头疼之时，桑哥出现了。





在西宁暂驻休整时，一位名叫桑哥的藏族青年前来自荐，请求为八思巴效力。桑哥的先祖在吐蕃王朝鼎盛时期被赞普遣到青海戍守边境，后来一直没有接到赞普撤军的命令，便世代代在青海定居了下来。桑哥长期在汉藏交界的地方生活，熟悉当地风俗，语言天分甚高，能说得一口地道的汉语、藏语、蒙古语，还有畏兀儿语。

八思巴让桑哥担任译官，经常向他咨询青海一带藏民的情况。桑哥走过不少地方，颇有见识，精明强干，甚得八思巴信赖。

时值七八月交接之际，桑哥带着八思巴兄弟俩去青海湖朝圣。浩瀚的碧波映衬着远处苍茫逶迤的昆仑山脉，满眼的野花在夏日微风中轻轻摇曳，令人震撼，动人心旌。掬起一捧圣洁的湖水，心灵仿佛被涤荡一遍，顿时身轻性灵。兄弟俩静静站在湖边远眺，远山静逸，水波微荡，落日的余晖笼罩着两人消瘦的身影。这纯美画卷直至七百年后的今日，仍珍藏在我心底，难以忘怀。

离开西宁后，按计划本打算走昆仑山口，过长江源头，翻越唐古拉山口入藏，便是现今的青藏线。这条线路虽然海拔高，但起伏平缓，相对易行。当年萨迦班智达便是带着两名幼童经此路到达凉州。但八思巴却改走了另一条路：由朵思麻<sup>[1]</sup>入藏。

朵思麻藏地自北向南横亘着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一路翻山越岭，道路险峻异常，平坦些的草地上又是沼泽水网密布，但由此入藏却能快上一个月时间。归乡心切的八思巴为了早日到达萨迦，选择了这条更为艰险的路。

出了海拔只有两千米的湟水谷地，地势陡然增高。爬不完的山峰一座接一座，每过一道垭口气温就骤降几度，在中原是盛夏的三伏天，在这里却得穿上几层外套。高山峻岭中行走了不过十来日，随行的蒙古军士颧骨上都晒出了红斑。可皮肤灼伤还不是最难熬的，自开始攀山以来，许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

---

[1] 即今青海四川交界处的藏地。



恶心、呕吐、气喘，高原反应苦苦折磨着这些久居平地的人。

“恰那，来喝药了。”

恰那睁开肿胀的眼，无神地扭过头。他脸色苍白得可怕，嘴角起泡，绛紫色的嘴唇龟裂出细纹，一不留神便渗出血丝。他每天胸闷气喘吃不下饭，勉强吃几口便会吐出来，晚上被头疼折磨得整宿睡不着，几天时间便消瘦得不成人形。八思巴本想暂停几日为他的病休养，恰那却不愿整队人马为了他耽搁行程，倔强地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每日行进在蜿蜒盘旋的山道上。

“小蓝？”他虚弱地看向我，不置信地上下打量，“你这是乔装出来的吗？怎么蓝眸蓝发不见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抓了把黑发丝在手，颇有些得意：“我终于可以用法术将蓝眸蓝发隐去，变成跟你们一样的黑眼珠黑头发了，然后穿上小厮的衣服，扮成人类男子还像回事吧？”顿了顿，朝他吐了吐舌头，“不过道行还是不够深，只能隐去一两个时辰。只能慢慢练习了。”

恰那的双眼瞪得溜圆，嘴张成O形：“可怎么连面貌也有些变了？明明是你，可看着不像女孩，活脱脱是个漂亮得惊人的小男孩。”

我扑哧笑出来，收了法术，变回原貌：“我这般长相，即便穿着男装也扮不成男子。我可是观察了你们好久，才慢慢琢磨出该如何收起女子特质呢。”

看着我又恢复了原貌，恰那嘘了口气，在我的帮助下起身倚上大靠枕，看着我温和一笑：“单独跟我们在一起时，还是不用变装的好。不过换上男装变了样貌，再把声音压低一些，总算可以小厮的身份公开跟着我们了，这样也好。”

我欢喜地点头，终于可以人身跟在他们身边而无所顾忌。恰那问我：“大哥呢？”

“在帐篷里跟桑哥议事呢。他现在可信任桑哥了。”我将熬得浓浓的汤药递给恰那，“这就是用桑哥送来的药熬的，主要的一味药叫红景天。他说，用这治头疼疗效最好。你赶紧喝了吧。”

恰那就着我的手皱眉喝下，感喟一声：“不想我的身子这么弱，真是连累大哥了。”

“不光你难受，很多人都头疼气喘呼吸困难。娄吉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他身子略比你强些。再说他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也无暇顾及身体的不适。”我搀扶着让他重新躺下，坐在他身边为他轻轻按摩太阳穴，“你离开家乡太多年，早已不适应藏地高原的气候。这里跟凉州大不相同，一路过去还有更艰辛的路要走，更高的山要爬。你身子又一向不好，真让我又担心又心疼。”

恰那身子微微一颤，仰过头，目光正对着上方的我。原本无神的眼倏地射出一道亮光，清澈的眼波里映出小小的有些呆滞的我。我总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却说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奇怪法。就这么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他转过头咳嗽，轻轻将我为他按摩的手推开，语气淡然：“小蓝，我没事，过几天适应了就好了。你还是多花些心思在大哥身上，去照顾他吧。”

我烦恼地蹲在地上抱头生闷气：“你们兄弟俩到底怎么了，自从出了大都后就不爱理睬我。他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把我推来推去地推给另一个。”

恰那愣住，探头看我：“大哥他把你推到我这里？”

我蹲在地上捶脑袋：“你们再这样，我索性就回昆仑山，从此不让你们烦心！”

“小蓝，别走！”恰那急忙掀开被子光脚下地，一把将我拥在怀里，急切地喊，“你说过要跟着我们一辈子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的！”

他的语气焦急中透着害怕，叫人心生怜惜。我埋在他怀里暗暗做了个鬼脸。我可是与班智达大师订立了生死契约，只要他们俩在世，我都得跟着，哪里能说走就走。我故意可怜巴巴地仰头看他：“那你别再赶我了。何时跟着你何时跟着他，你让我自己决定，好不好？”

他急忙点头，将我搂得更紧：“我怎么舍得赶你走呢？只是……”他顿住，眼神突然又暗淡下来，不知在出神想些什么，对着虚空长长叹息一声。我怕他光



着脚又受冻了，拉了拉他的袖子示意他赶紧躺下。他这才意识到一直搂着我，像触电似的急忙放开我，侧身咳嗽了一阵，脸颊浮起了略带病态的红晕。

在漫漫山岭艰难行进了一个月，九月初，我们面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莽莽草原。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广袤无垠，衬托着蓝天下雄伟壮丽的阿尼玛卿峰。细碎的云团与山顶的终年积雪簇拥在一起，莫辨彼此。磅礴大气的雪山圣湖，连绵不绝的荒野草甸，悠闲散落的成群牛羊，如梦似幻的绝美风光令所有久居中原的人惊叹不已。

在这人间圣境中行进二十天，进入了朵甘思的噶巴域。这里就是现代的青海玉树，设有通往西藏的驿站。八思巴先前所设的驿站经过两三年运营，如今已成规模。驿站提供的物资补给与住宿环境，比一路的临时扎营好许多。因此，八思巴下令在此多休养几日，缓解一下众人的路途疲劳与高原反应。

在此地休整时，一名僧人前来投奔八思巴。他名叫噶阿年胆巴，简称胆巴，幼年曾在萨迦跟随班智达大师学习。班智达去凉州之前派他前往印度学法，学成后他回到家乡噶巴域居住。听说八思巴返回萨迦路过此处，胆巴特意前来拜见。他本就是萨迦派中人，加上学识渊博、精通梵典，比八思巴只年长七岁，八思巴与他格外投缘，便将他留在自己身边。

胆巴趁着大队人马休整之际，邀请八思巴在家乡噶巴域举办法会。此消息一经传出，当地人们四处奔走相告。到了法会那日，短短数日间竟聚集了一万多名僧俗信徒，将八思巴说法之处围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噶巴域彼时只是个草原小镇，平日人口不过上千。许多人都是从其他村镇赶来，有些较远的信徒为了赶上法会日期甚至日夜兼程。

后来，为了纪念这场盛大的法会，噶巴域改名为“称多”，是藏语“万人集会”之意。这地名一直保留到了现代，即今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

九月底，气温骤降，高寒草原开始时不时飘起小雪。八思巴告别称多，继续

向逻些<sup>[1]</sup>进发。此时，大队人马已在高原上行进了两个多月，高原反应还未缓解之际，又要经受另一项考验：冰寒冻绝。

气温越来越低，枯黄的草原上一片萧瑟，驼马在外难以寻觅到能吃的草。这里进入十月底便开始了极度的严寒，往往第二日清晨掀开帐篷门帘，外面的雪已积有半人高。积雪挡道，异常难行。军士们常常得铲雪清路，马队才能行进。莽莽雪域中行走多日都见不到一处人烟，幸好先前在称多补充了足量供给。可每天吃干硬的牛肉干和冰冷的糌粑团，胃里着实堵得难受。水难以煮沸，牛肉干泡在水中要煮许久才能熬出一小锅牛肉汤。这珍贵的肉汤，连八思巴都舍不得喝，尽数给了生病的恰那。

如此艰辛的跋涉，加上长久难以从高原反应中缓过劲来，恰那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八思巴心急如焚，在昌都的驿站里一连停了许多日，到处延请藏医，不惜用最名贵的药。只要能治好恰那，他不惜一切代价。

“恰那，来，喝点牛肉汤吧。”

如今我时常隐去蓝眸蓝发，穿着小厮衣服跟随在恰那和八思巴左右。恰那身子不好，这一路上我跟着恰那居多。我将虚弱的恰那扶起，靠上靠枕，端着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看着他恹恹的病容，脸颊又凹进去几分，下巴上一片青色胡楂儿，我着实在心疼：“你比往年咳得还要厉害了。”

他边咳边喝着虫草牛肉汤，却是毫无胃口，带肉渣的汤含在口里勉强才能下咽。我只得劝：“无论如何一定得吃下去，不然没有体力，病更加难好了。”唉，人类的身体如此孱弱，也难怪寿数不永。

他费了许久终于将一整碗虫草汤喝完，发青的面色略有些转暖，缓了口气看向我：“大哥是不是又叫停了整支队伍？”

我点点头：“他叫桑哥再去寻些红景天来。”

---

[1] 今拉萨。



他摇头，挣扎着想要下地：“现在已走到藏地的昌都了，再走一个来月便能到达逻些。大哥一直希望在藏历新年前赶到逻些，我不能拖他的后腿。”

我赶紧拉住他：“你这是要干吗？”

他略动一动便累得大口喘气，却还是固执地要往外走：“让大哥赶紧起程，不能因为我耽搁了。”

我又气又急地拦住他：“你再这般折腾，身子可怎么好得了？”

他扭头看我，墨色深眸里带着婉转的哀伤：“小蓝，我没别的什么本事，此次回乡只为尽我所能帮助大哥。这副孱弱的身子骨若是拖累大哥，我宁愿不要了！”

我叹了口气，拉住他的衣袖：“你怎么这么倔强呀。那也只能如此了。来，你坐下，我有法子让你康复。”

他半信半疑地依言坐下，狐疑地看着我。我捧住他的头，咬了咬嘴角，慢慢贴上他泛着青紫色的唇。刚触上时他浑身一颤，两眼瞪得如铜铃般大，呆滞了片刻就将我一把推开。力气虽不大，以一个病人来说却是使上了全身之力了。

他费力呼吸着，气息紊乱，声音颤抖：“小蓝，你，你这是做什么！”

“将我的灵力度些给你呀。你可知道，妖绝不轻易为人度灵力，消耗自己的修为。可为了你，我愿意。”我有些委屈地撇嘴，“是你非得要逞强赶路。可依你如今的状态，走不到逻些就会没命的！”

他愣住，囁囁着低头不敢看我：“那，那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修为高的妖以指点额也可度灵力，可我还没修到这本事，只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我看他依旧低着头，颈项上一片可疑的红云埋入衣领，嗔怪道：“哎呀，你介意什么？我是妖，跟你们人类不一样，不会把这档子事看得这么重。你若不肯，那就在这里待到痊愈为止，相信姜吉定会这么做！”

他依旧犹豫：“那，会对你有损害吗？”

我微笑：“放心啦，只度少许给你，多修习些时日就能补回。”我没说实

话，耗损的灵力需要勤修苦练才能得来，这也是为何妖绝不肯度灵力给他人的缘故。

他垂头咬唇，将手心在衣服上擦了又擦。许久终于抬眼，潋潋的水光在清澈的眸子里微微荡漾。他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般微昂起头，缓缓闭上了眼。我轻轻靠近，捧起他的脸，慢慢贴上他的唇。

我一边度着灵力，一边却不由心猿意马。他急促的呼吸落在我脸上，有些痒痒，紧闭着的眼衬着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干涩青紫的唇渐渐显出红彤色，不知是因为度给他灵力，还是别的原因，看着这般清逸羞怯的俊容，不知为何，我的心突然怦怦跳得很大声。

我急忙离开他，嗯哼一声清了清嗓子：“好了。”

他睁开眼，脸上的病态全然消除。起程至今，他一直病恹恹的，俊俏的容颜被折磨得暗淡无光。如今脸上泛出多日不见的红润，眼波流转间，熠熠生辉，光彩斐然。我心下暗喜，这般度灵力果真有效，这才是恰那该有的模样啊。

恰那两手紧握着被子，似要将被子扯出个洞来，胸膛急遽起伏着，低头喃喃：“小蓝，别告诉大哥你曾跟我这般，这般——”

我急忙打断他，眼睛看向天花板：“我知道，不会告诉他的。”

不知为何，那一天里，只要看恰那一眼，便会想到吻上他时心扑通扑通跳的感觉。这不是我第一次跟他有此举动，可为何这次感觉比第一次时强烈许多？我烦恼地敲自己的脑门，真的是越来越像个人了，怎么学得跟人一般扭扭捏捏在意起这种嘴对嘴的举止来。

\* \* \*

我望着噼啪作响的火炉出了会儿神，慢慢说道：“此次回萨迦，八思巴收了桑哥做侍从，胆巴做弟子。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人后来成为元朝举足轻重



的人物。

“八思巴派桑哥去元中都办事，不想这位精明能干的青年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在朝中做官。他知道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最头疼的便是庞大的财政开支从何而来，经常给忽必烈支招敛财。忽必烈极宠幸他，封他为尚书右丞相。桑哥后来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中原当上宰相的藏族人。”

年轻人边听边点头：“我对元朝历史不太熟，只知道有个奸佞的阿合马，倒真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藏人宰相。”

“桑哥和阿合马一样，在史书里被归入了佞臣传，最终都被忽必烈斩首灭门。其实以客观角度来看，无论是桑哥还是阿合马，都是忽必烈敛财的工具。忽必烈要钱，桑哥和阿合马便投其所好为他敛财。可这样搜刮钱财必定得罪许多人。为了平息民怨，忽必烈就推他们出来做替罪羊。”

“那桑哥这个人是不是真如史书所载，是个奸佞之臣呢？”

我叹息一声：“桑哥太过精明，富有行政才能。但其实他人不坏，起码比阿合马正直许多，否则不可能得到八思巴如此信任。他出任宰相后，恪尽其职，任人唯贤，整顿财政。他查出中书省亏空巨大，就上书罢免了中书省长官多人。”

年轻人摇头：“肯定有很多人反对他。”

我长长叹息一声：“所以这位由八思巴看中并推荐给忽必烈的藏族年轻人，经历了权倾朝野的辉煌荣耀，却落得非常凄惨的结局。”





雪域圣城

第三十六章

对智者不用多指点，  
看表情他就能明了；  
红果的味道怎样，  
看颜色就能知道。

——《萨迦格言》

公元1265年——阴木牛年（乙丑）——南宋度宗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  
八思巴31岁 恰那27岁

公元1265年的藏历新年，八思巴和恰那是在墨竹工卡的止贡寺度过的。此地距离逻些只有一百来里地，是藏地大派止贡派的本寺。止贡派起源时间与萨迦派差不多，但萨迦崛起在贫弱的后藏，止贡却是在更为富饶的前藏发展。百余年间止贡派发展成了藏地最大的教派，连圣城逻些都是止贡派的势力范围。

八思巴回乡的消息早已传遍藏地各大教派，曾是萨迦死对头的止贡派在通往